

枣林中的宋代

程民生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枣为宋代重要的辅助食品和重要果品,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官方积极推行种植枣树政策,并当作地方官的考核指标之一,颁布了历史上现存最早的砍伐枣树禁令。枣林主要分布于江北地区,质量上以京东青州、河东晋、绛州为佳,产量上除了京东、河东外还有河北、淮南。两浙产枣也较多,其他地区有零星种植。在北方及个别东南地区,枣常当饭食用及作备战备荒的物资储备,官方曾将枣当作军需物资。无论鲜枣还是干枣,都是宋人的口粮果品。北方大批的鲜枣、干枣贩往城市和南方,民间将枣作为礼品赠送。枣历来是养生的重要食物和常用药材,新出现了枣醋。枣树作为优质木材广泛使用,多用于造船、印刷雕版等。枣常做祭祀的供品及合香的香料,具有神圣性。红枣历来有赤心之名,象征着赤诚,在谐音寓意中当作早来使用。枣的经济价值、医疗价值、文化价值等,值得我们像宋人一样重视。

【关键词】枣;枣树;食品;果品;宋代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3-0003-14

Cultivation, Utilization and Culture of Jujube Trees in Song Dynasty

CHENG Mins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Abstract: Jujube was an important auxiliary food and important fruit in Song Dynasty, which was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ficials actively promoted the policy of planting date trees, and as one of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local officials, issued the earliest existing ban on cutting date trees in history. Jujube forest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Jiangbei area, the quality of Jingdong Qingzhou, Hedong Jin, Jiangzhou was the best, the output in addition to Jingdong, Hedong and Hebei, Huainan. Two Zhejiang jujube production was also more, other areas have sporadic planting. In the north and some parts of the south-east, jujube was often used for meals and as a reserve of materials for war preparedness, and the official has used jujube as a military material. No matter fresh jujube or dried jujube, it was the Song people's ration fruit. A large number of fresh jujube and dried jujube sellers in the north went to the city and the south, and the folk gave jujube as a gift. Jujub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food and commonly used medicine for health, and jujube vinegar has emerged. Jujube trees were widely used as high-quality wood, mostly for ship-building, printing and engraving. Jujube was often used as sacrificial offerings and incense spices, with sacred. Red dates have always been the name of the heart, symbolizing sincerity, in the homophonic meaning as early to use. The economic value, medical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 of jujube deserve our attention like the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jujube; jujube tree; food; fruits; Song Dynasty

[收稿日期] 2024-01-17

[作者简介] 程民生(1956-),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

枣为宋代常见的五果之一,“五果:桃、李、杏、栗、枣。”^①虽然位序第五,实际地位却重要得多,通常与桑并列,作为一种粮食以外最重要的食物,远远超过了水果的作用。本文之所以名为《枣林中的宋代》,灵感来自于王安石的颂枣诗:“种桃昔所传,种枣予所欲。在实为美果,论材又良木。余甘入邻家,尚得馋妇逐。况余秋盘中,快噉取饫足。风包堕朱缙,日颗皱红玉。赞享古已然,《豳》诗自宜录。缅怀青齐间,万树荫平陆。谁云食之昏,匿知乃成俗。广庭觞圣寿,以此参肴蕘。愿比赤心投,皇明悦予烛。”^②其中“万树荫平陆”,正是本文拟题的来源。该诗较全面地概括了枣的作用,与种桃相比,他最想种枣,因为枣即是人人爱吃的美味果品,也是优良的木材,形象彤红如玉,早在《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记载,宋代尤以京东路种植最广泛;不但朝廷大宴不可缺少,形色还代表一颗赤心。其功能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是其他水果不可比拟的。这并非王安石个人的偏爱,实际上宋代枣的作用更多,朝廷也更重视。学术界早已关注中国古代枣业,对宋代也有不同角度、不同范围的涉及^③,但缺乏深入专门的整体性研究,本文试为论述,以窥一斑。《论语·阳货》载子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枣的角度看宋代,诚遵圣言,也属进入宋史的毛细血管,显微观察,不亦别致哉?

一、宋代的枣政令

枣树为鼠李科落叶小乔木,在我国南北方大部分地区广为栽培,并分散于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和美洲国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我国历来种植广泛,地位重要,在先秦的北方地区,乃是辅助食品的重要物资。随着粮食、经济作物的种类、产量增多,枣的地位有所低落,但在宋代国民经济中仍有一定作用,深受朝廷的重视。

(一)发展枣树的政策

宋代建国伊始,即重申周显德三年(956)的诏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强制百姓按户等种树,特别要求桑树和枣树的比例应达到规定数目的50%。不久,朝廷“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④与以前的强制不同,推出了新种桑枣不作为财产增加赋税的优惠条件,以资鼓励。宋真宗即位初,即“诏诸路课民种桑枣”^⑤。宋仁宗天圣年间,为加强河北各地的城防,建设军事防护林,“令于河北州军配研鹿角,城四面密种桑枣,免逐年科配。”^⑥枣树在此又具有阻挡契丹军队的功能,种植者可以免除每年的科配。宋神宗时,东头供奉官赵忠政建议:河北“界河以南至沧州凡二百里,夏秋可徒涉,遇冬则冰合,无异平地。请自沧州东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枣,数年之间,可限契丹。然后施力耕种,益出租赋,以助边储。”^⑦河北沧州以北二百里间,虽然有塘泊为“水长城”,其水少时可以徒步行走,冬季结冰也可以行进兵马,但最好建设国防林,沿北部

① 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〇《五果》,中华书局,1987年,第258页。之所以将枣排在末尾,是因为本书作者王应麟为两浙明州(今浙江宁波)人,当地几乎没有枣树。

② 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卷一〇《赋枣》,中华书局,2021年,第147-148页。

③ 巩其耀:《枣史漫谈》,《山西果树》1981年第4期;杭宏秋:《枣史小考》,《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辛德勇:《说青州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王微:《中国古枣园文化遗产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刘锡诚:《枣的象征意蕴及其嬗变》,《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4期;周沛云、姜玉华:《中华枣文化大观》,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郑媛媛:《古代中国枣业研究》(淮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枣业,并提出“枣政”概念,时代重点在于魏晋和明清,对于宋代有所涉及,尚欠深入全面地探讨。

④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4157-4158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七月壬戌,中华书局,2004年,第913页。

⑥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193页。

⑦ 《宋史》卷九五《河渠五》,第2362页。

边界种植枣树等林木,以阻碍契丹军队的进犯。这就使河北枣木种植更加发达,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

由于大量种植,枣树成为民户的重要财产,是征税的项目之一。居民财产登记时,“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①,其中包括枣树。太平兴国元年(976)诏令:“开封府近年蝗旱,流民甚众,委本府设法招诱,并令复业。只计每岁所垦田亩、桑枣输税,至五年复旧。”^②可见桑枣与田地一样,是主要的不动产,标志着民户的贫富程度。枣是唯一作为资产纳税的果木。

为了调动地方官的积极性,切实贯彻朝廷诏令,宋政府把种植枣树等当做考核指标之一。乾德四年(966)诏曰:“百姓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只纳旧租,令、佐能劝课种植,加一阶。”^③朝廷统一制定的考课格式中,包括:“劝课栽植桑、柘、枣之类,某官职姓名任内,劝诱人户,栽植到下项:桑若干、柘若干、枣若干”^④。枣树种植作为地方官的业绩,规模必须具体到棵数。大观元年(1107)“申严《考课法》”,其中包括“劝学、垦田、植桑枣、振贷、葬枯、兴发坑冶、奉诏无违、诱进道徒、赋税趣办、能按赃吏”^⑤等,种植枣树状况是十项考核项目之一,位序前三项。具体情况如天圣二年(1027),朝廷指示开封府“委令佐劝诱人户栽植桑、枣、榆、柳,如栽种万数倍多,委提点司保明闻奏,各与升差使。”^⑥凡是种桑枣多的地方官,由负责考核的官员上报朝廷,给予提拔的奖励。北宋末期叶县令任楠,“桑枣十余万,添户五千有奇,考课为京西路诸邑之最。”^⑦其中新增枣树当有数万棵。崇宁中,“知州、部使者以能课民种桑枣者,率优其第秩焉。”^⑧给予切实的政治利益,优先升迁。

(二)保护枣树的法令

对枣树的重视,更体现在法律保护方面。首先是禁止砍伐桑枣树木。建隆三年(962)九月,宋太祖诏令:“桑枣之利,衣食所资,用济公私,岂宜剪伐。如闻百姓斫伐桑枣为樵薪者,其令州县禁止之。”^⑨明确把枣树视为“衣食所资,用济公私”的两大战略物资,桑是衣的主要来源,枣就是食的重要来源了。诏令要求各地禁止砍伐,“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⑩。这是历史上现存最早的砍伐桑枣禁令。此前,五代后晋开运初,陶穀曾上书强调桑枣的重要性以及砍伐的危害性,“欲望特下明勅,此后不得以桑枣为柴,官场亦不许受纳,州县城门不令放入,及不得囊私置卖,犯者请加重罪”。晋出帝的回答是:“陶穀方思丰国,切欲劝农,以贸易于柴薪,多砍伐于桑枣,请行禁绝。宜举科条,仍付所司。”^⑪他肯定了陶穀的出发点,但没有立即赞同,认为应当查查过去有没有禁止砍伐桑枣的禁令,如有就依法让有关部门酌情处理,言外之意假如没有就不管,也就是说他并不以为此事的重要和急迫。到了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殿中少监胡崧上言:“请禁斫伐桑枣为薪,城门所由,专加捉搦。”随即得到了皇帝批准^⑫。所禁只是将桑枣树木带进城市当柴买卖,重在进城买卖,不在砍伐,在农村买卖、自家当柴烧均未禁止。而且也未见诏

①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第4160页。

②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三六,第8065页。

③ 王应麟纂:《玉海》卷七七《建隆劝农诏》,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1422页。

④ 谢深甫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五《考课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⑤ 《宋史》卷一六〇《选举六》,第3762、3763页。

⑥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一,第5952页。

⑦ 谢惊:《宋故左中散大夫……任公墓志铭》,《同治叶县志》卷七《名宦志》,清同治十年刊本,第4页。参阅《全宋文》第122册,第220页。

⑧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第4168页。

⑨ 司羲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禁斫伐桑枣诏》,中华书局,1962年,第729页。

⑩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第4158页。

⑪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七〇《帝王部·务农》,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50页。

⑫ 《旧五代史》卷一〇一《隐帝纪》,中华书局,1987年,第1344页。

令,同时也证明此前陶穀的建议确实没有被采纳。由此可见建隆三年宋太祖诏令的珍贵性。

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再次重申:“禁伐桑枣为薪。”^①主要针对军人,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不放松对于枣树的保护。雍熙三年(986)宋军北伐,诏令“应大军入界,百姓倍加安抚,不得误有伤杀,及发掘坟墓,焚烧庐舍,斩伐桑枣,掳掠人畜,犯者并当处斩。”^②严禁宋朝军队毁坏幽州境内的枣树,因为收复后就是宋朝的财产,否则处以极刑。在本土内行军更是如此,如澶渊之役时,宋真宗于十二月严寒中下令王超部开赴前线,“王超等言率大军赴天雄,虎翼卒三人,辄入村落伐桑枣为薪,已按军法。”^③所谓的军法,就是斩首,毫不含糊,即使寒冬野外宿营也不例外。另一种保护是禁止烧荒毁坏枣树,法律规定:“诸荒田有桑枣之处,皆不得放火。”^④只要种有桑枣树的地方,周边就禁止放火,以防蔓延致使桑枣树焚毁。此令属于防范之策,考虑周全。

以上种种措施,枣树都与桑树并列。桑树所出的丝织品是宋代服装面料以及幔帐等饰物的主要来源,地位高于枣树,毕竟,作为辅食和果品,并非如丝织品那样不可须臾或缺。但二者的并列强调了枣树的重要性,提高了枣树的珍贵地位,有利于枣树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枣树被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

二、宋代的枣地理

(一)北方主产区

通常认为枣树本种原产于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一枚碳化枣核^⑤。所谓“北方之弧以枣,枣者,北方之草,冬木也。”^⑥枣是北方的代表性植被。发展到周朝已经非常兴旺,战国时的苏秦指出,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实于民。此所谓天府也。”^⑦产量极大的枣是可以取代庄稼的木本粮食、经济命脉。汉代枣业中心转移到天下之中的三河地区之一河东,具体在现山西运城的安邑,司马迁言:“安邑千树枣”与“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等,“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⑧,如按其夸张的说法,安邑的一棵枣树产值等于齐鲁的一亩庄稼,可感知安邑枣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到三国时期,河北冀州枣业仍然十分发达。曹魏大臣杜恕指出,“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⑨,枣是其富庶的标志之一。延续历史传统,宋代“今园圃皆种蒔之”^⑩“今近北州郡皆有”^⑪,枣业更加普遍,但主要分布于北方。

河北路依然保有一定的优势。如真定,有“枣梨阴翳忽如雪”的盛况^⑫。相州“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⑬,

① 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88页。

② 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三五,雍熙三年正月丁酉,中华书局,2012年,第430-43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卯,中华书局,2004年,第1294页。

④ 窦仪等详定,岳纯之校正:《宋刑统校正》卷二七《失火》,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9页。

⑤ 任万明、王吉怀、郑乃武:《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⑥ 贾谊:《贾谊集·胎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76页。

⑦ 何建章注释:《战国策何建章·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章》,中华书局,1990年,第1081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272页。

⑨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一六《杜畿传附子恕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499页。

⑩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三《大枣》,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第1281页。

⑪ 苏颂编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卷一六《大枣》,学苑出版社,2017年,第523页。

⑫ 曹勋:《松隐集》卷一七《过真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第424页。

⑬ 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一九《北行日记》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99页。

邢州内丘,“枣林绵亘”^①。南宋初的周紫芝写道:“枣熟梨黄河朔秋,颇闻箕敛不胜愁。”^②河北的秋季是以枣熟、梨黄为标志的,果实之多,以至于无处存放。

京东路果木,以枣最盛,其风头盖过河北。熙宁五年(1072),东头供奉官赵忠政指出:“今齐、棣间数百里,榆柳桑枣,四望绵亘,人马实难驰骤。”^③桑枣等林木密布境内,大队人马难以行走。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有词提到,“簌簌衣巾落枣花……敲门试问野人家”^④,道路两旁都是枣树。京东路大枣是宋代三大产区之首:“生枣并生河东,今近北州郡皆有,而青、晋、绛州者特佳,江南出者坚燥少脂……唯青州之种特佳,虽晋、绛大实,亦不及青州者之肉厚也。”^⑤青州枣以果肉丰厚著称,其中以战国时从燕国移植的乐氏枣尤为著名,“形大核细,多膏甚甜”,每年上贡万余颗^⑥。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增为一万五千颗^⑦,后来六尚局供奉的青州枣猛增为十万颗,大观年间减作五万颗^⑧。可见青州枣不但质量最佳,而且产量很大,是皇家食品的主要供应基地。南宋初周紫芝闻听淮寇渐平,作诗云“明年御枣红千颗,又见青徐入贡来。”^⑨说明青、徐州等京东路大枣,因多上贡,有“御枣”的美誉。应天府的枣也很有名气:“睢阳多善枣,鸡冠枣宜作脯,醍醐枣宜生啖,或谓枣是圣花儿。”^⑩既有时令鲜果上市,还有经加工可长期保存的枣脯,都是优良品种。京东齐州人吕颐浩,曾被“直指为山东噉枣栗一氓”^⑪,意为宰相吕颐浩不过是山东吃枣、栗的一个普通人而已,可见枣在京东的指代性很强。

河东路是大枣主产地之一,所谓“生枣并生河东,今近北州郡皆有,而青、晋、绛州者特佳”,此外还有“今河东猗氏县出大枣,子茹鸡卵。”^⑫三大产地中,河东拥有晋州、绛州两地。而绛州土产干枣^⑬。襄陵县“红枣林繁欣岁熟,紫檀皮软御春寒”^⑭,枣林繁茂。此外,太原榆次县南的台壁谷,“出美枣”^⑮。宋代俗话有云,“南人夸橄榄,河东人夸枣”^⑯,就是说枣为河东路标志性的特产,像南方人嗜食橄榄一样嗜食枣。

北方其他地区也多枣树。如开封“桑成阴而春繁,枣结实而秋美。”^⑰乾德三年(965)四月,开封府的尉氏、扶沟二县风雹,“害民田,桑枣十损七八。”^⑱开封郊外有“桑枣园”^⑲。欧阳修在京西路颍州写道:“白醪酒嫩迎秋熟,红枣林繁喜岁丰。”^⑳京西上蔡有着茂密的枣林:“上蔡城边雉兔肥,满川桑枣绿成围。”^㉑在陕

① 程卓撰,储玲玲整理:《使金录》,《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66册,第296页。

②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一五《官军屡捷淮寇渐平五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41册,第10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五,熙宁五年七月辛卯,第5707页。

④ 苏轼:《东坡乐府》卷下《浣溪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9页。

⑤ 苏颂编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卷一六《大枣》,第523页。

⑥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四四,第6933页。

⑦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四〇,第6930页。

⑧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五八,第2916页。

⑨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一五《官军屡捷淮寇渐平五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第106页。

⑩ 陶穀撰,郑树声、俞钢整理:《清异录》卷上《鸡冠枣》,《全宋笔记》,第2册,第60页。

⑪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粹编》卷二三《山阳辩》,中华书局,2018年,第1162页。

⑫ 苏颂编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卷一六《大枣》,第523页。

⑬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七《绛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984页。

⑭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三《送襄陵令李君》,中华书局,2001年,第220页。

⑮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〇《并州》,第852页。

⑯ 阮阅编:《诗话总龟》卷二一《咏物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28页。

⑰ 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二,杨侃《皇畿赋》,中华书局,1992年,第24页。

⑱ 《宋史》卷六二《五行志一下》,第1345页。

⑲ 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中华书局,1983年,第78页。

⑳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四《郡斋书事寄子履一首》,第239页。

㉑ 陈孚:《陈刚中诗集》卷二《上蔡县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631页。

西路,虢州以枣为重要土产^①,宋初的蒲州土产天蒸枣^②,也是名优产品。

(二)南方辅产区

大枣是北方果树,故而南方的大枣常常被忽略,历来有“江南出者坚燥少脂”^③之说,甚至斥谓“南枣大恶,殆不堪噉。”^④实际上不能一概而论,从药用价值而言固然如此,如药书云“南郡人煮而后暴,及干,皮薄而皱,味更甘于它枣,谓之天蒸枣,然不堪入药。”^⑤但从食用价值而言却不乏佳品,个别地区产量也不少,应该重视。

南方地区以淮南路产枣最多。有游客写道:“长淮以西,野岸旷平,撰杖西风,或憩柴荆,桑枣荫塗,葭苇连汀。”^⑥道路两旁密植着枣树和桑树。曾巩在灵璧看到:“梨枣累累正熟时,粟田鹑兔亦争肥。”^⑦南宋初宋军与伪齐交战于盱眙,宋将吕祉与伪齐将郈瑋相遇,吕祉曾“下马立枣林下”^⑧。周紫芝也有诗记云:“师行朔野不记年,两淮千里无炊烟……会见今年八九月,处处枣红梨子黄。”^⑨果树景观与北方无异。光州城外有传奇色彩的新品种葫芦枣,价格是其他枣的三倍,“人怀核植于它处,则不然。”^⑩作为地方特产,外地无法引种。就大枣质量而言,最北部的亳州巨枣非常突出,“沛谯有钜枣,味甘蜜相差,其赤如君心,其大如王瓜,尝贡趋国门,岂及贫儒家”,又甜又大又红的枣,也有“御枣”之美名^⑪。就产量而言,南宋绍兴和议后的一段时间,淮南人“入秋剥枣则蒸以置诸门,任南人食之,不取价。”^⑫数量之多,蒸枣可当作主要果品乃至食品,免费济助诸多南方来打零工的民众,由此来看,枣并不值钱。概之,淮南的枣业不亚于北方地区。

经济发达的两浙地区,可看到不少枣林。据杨万里诗云,也有:“白鸥池沼菰蒲影,红枣村虚鸡犬声。”^⑬满村掩映在枣林之中。以越州最多:“萧山县有白蒲枣、水菱枣、马枣、亳州枣、木枣,诸暨有棘子,其实圆,九花九实,谓之九熟枣。近城亦有之,然不及也。”^⑭有六种之多。嵊县多产青枣:“枣在嵊山间,往往青枣耳……若萧山则赤枣,甚奇。”^⑮杭州出产的盐官枣最有名:“枣,盐官者最佳,然不甚大。”^⑯杭州人张铉列举全年的赏心乐事,七月有“珍林剥枣”^⑰,显然是常见行为。常州“枣有小大二种。”^⑱湖州“枣……今土人亦种之”^⑲,其安吉县即有枣园村^⑳。苏州常熟县土产果树中有枣树^㉑。

①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六《虢州》,第110页。

②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六《蒲州》,第953页。

③ 苏颂编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卷一六《大枣》,第523页。

④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三《大枣》,第1330页。

⑤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三《大枣》,第1282页。

⑥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508-509页。

⑦ 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八《过灵璧张氏园三首》,中华书局,1984年,第135页。

⑧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壬寅,中华书局,2013年,第2114页。

⑨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二四《送秦德久守安丰》,第1141册,第162页。

⑩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三志壬》卷六《葫芦枣》,中华书局,2006年,第1509页。

⑪ 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七《亳州李密学寄御枣一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⑫ 叶绍翁撰,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戊集《淮民浆枣》,中华书局,1989年,第197页。

⑬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三二《早炊高店》,中华书局,2007年,第1658页。

⑭ 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一七《木部》,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2053页。

⑮ 高似孙:《(嘉定)剡录》卷一〇《果》,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2445页。

⑯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八《风土》,《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3872页。

⑰ 张铉撰,吴晶、周膺点校:《南湖集》附录《赏心乐事(并序)》,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289页。

⑱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一三《风土》,《宋元方志丛刊》,第3062页。

⑲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〇《风俗》,《宋元方志丛刊》,第4859页。

⑳ 《宋史》卷六一《五行一上》,第1333页。

㉑ 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卢镇续修:《宝祐重修琴川志》卷九《叙产》,《宋元方志丛刊》,第1238页。

其他南方地区,时见枣树稀疏生长。江东路如徽州,“枣或脆而多津,或大而理疎。”^①王安石罢相居建康,“从蒋山郊步至民家,问其翁安在?曰:‘去扑枣。’”^②男主人专门到与家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收获枣,表明有自家的枣园。元代镇江土产“枣:有数种。实大味美而色莹白者名牙枣,锐其两端者名梭枣,小而圆者名羊矢枣,丛生山径间、实小而酢者名酸枣。”^③当为宋代的延续。湖南潭州出产大枣,当地有三种土产以个大而著名,其中包括“藕如船大枣如瓜。”^④即大莲藕和大枣。福州“枣种类非一,方者名骰子,尖长者名龙牙,不坚实者名麸枣。”^⑤有三个品种。四川普州土产中,首要的就是枣:“枣、梨、藕(郡土硃瘠,无珍异之产,惟铁山枣、崇龕梨、天池藕三者,皆陈希夷所种)。”^⑥湖北如秭归县,有枣子林^⑦。西南地区罕见枣树,宋真宗咸平初,朝廷诏令各地广种桑枣,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却报告说:“准诏课植桑枣,岭外唯产苧麻,许令折数,仍听织布赴官场博市,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⑧因为广西并不适宜种枣,要求朝廷允许因地制宜,多种苧麻以抵充其数。

总的来说,宋代枣树主要分布于北方,其次是东南地区。南宋时,由于南北分裂,北方果品难以南下,陆游感叹道:“北商久不通,梨枣罕登盘。山舍惟有橘,琐细如弹丸。此外则柿栗,收拾猿鸟残。”^⑨浙江等地不能得到枣梨等北方果品,仅靠本地的枣树显然无法满足需要。

三、宋代的枣经济

(一)食品

古人之所以特别重视大枣,很大因素是可以顶替粮食做食品。如罗愿所云:“若果蔬之属,唯瓜足以去时暑,枣足以救岁乏,故重而记之。”^⑩瓜可以用来解渴消暑,而枣可以供灾荒年救命。所以有“北方之人,多以枣为餐”的说法^⑪。在北方,枣多用来当饭食用,一是因为饱腹顶饥,二是因为产量大。在东南地区同样如此,家乡在越州的陆游诗云:“野叟身常杂佣保,萁圃荒庭自锄扫。小儿耕养菑菑足,大儿游宦垂垂老。朝餐未破百瓮盎,晚饷犹存两困枣。”^⑫家庭生产的粮食勉强够吃,晚餐主要靠红枣为食,故而家中像粮食一样储备有两囤干枣。他的另一首诗表达了同样意思:“药裹关心处,篝灯照影时。文书用遮眼,枣栗可无饥。”^⑬只要有枣、栗,就不怕挨饿。南宋端平入洛之役,宋军狼狈败归,因粮草不继,所处京西路千里无人烟,“凡食桑叶者两日,食梨枣者七日,乃抵浮光。”^⑭枣林中无人收取的枣成为救命的干粮。故而,逢战乱年代,聚集避难或武装自保的团体,往往重视储备干枣。如南宋初,民间武装王才等人接受宋政府招安时,所盘踞的“山寨上有石井三口,系山泉,有牛约一千余头,梨、枣、干粮用大屋三间盛

①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二《木果》,罗愿著,肖建新、杨国宜校著:《(新安志)整理与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第54页。

② 洪迈撰,孔凡礼整理:《容斋续笔》卷一五《注书难》,《全宋笔记》,第45册,第395页。

③ 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四《果》,《宋元方志丛刊》,第2660页。

④ 张铉撰,吴晶、周膺点校:《南湖集》卷九《得巨笋三尺围送王叔兴》,第247页。

⑤ 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三山志》卷四一《土俗类三》,海风出版社,2000年,第649页。

⑥ 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五八《普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92页。

⑦ 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七四《归州》,第1870页。

⑧ 《宋史》卷一二八《食货上三》,第4232页。

⑨ 陆游著,钱仲联、陈桂生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八〇《示福孙并示喜曾》,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册,第118页。

⑩ 罗愿撰,石云孙点校:《尔雅翼》卷五《藿》,黄山书社,1991年,第51页。

⑪ 刘克:《诗说》卷四《园有桃》,宋刻本补配抄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第10页。

⑫ 陆游著,钱仲联、陈桂生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六六《自嘲》,第7册,第116页。

⑬ 陆游著,钱仲联、陈桂生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八五《夜坐·又》,第8册,第272页。

⑭ 周密撰,俞钢、王燕华整理:《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全宋笔记》,第98册,第80页。

贮。”^①宋政府也曾将枣用作军需物资。如宋初出兵四川伐后蜀时,赵匡胤专门“赐西川行营将士枣,蜀土之所乏也。”^②元丰年间攻打西夏,宋朝“军须调发烦扰,又多不急之务,如绛州运枣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约费三十缗。”^③运输成本远远高于实际价值,恐怕不能说的不急之务,应有其必要性。前文指出绛州土产干枣,一次性输出上千石,可见其出产丰盛。

日常生活中,枣多用来辅助粮食,增添美味和美感。如开封端午节,“以糯米煮稠粥,杂枣为糕。”^④把枣制作成枣粥、枣糕。清明节时枣食品成为主角,民户“用面造枣餠、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⑤。枣餠是枣泥与面粉捏出燕子形状的花馍,即“以枣面为饼”纪念介子推,如同粽子纪念屈原一样^⑥。当天外出郊游后返城,“各携枣餠、炊饼”等,叫做“门外土仪”^⑦。宋代开封民间发祥的腊八粥,主料也有枣:“腊月八日梁宋俗,家家相传侑僧粥。栗桃枣柿杂甘香,菱棋芝栴俱不录。”^⑧逢重大节日皇帝赏赐近臣,如“凡立春,宰臣、亲王、使相签赐”四种饼,包括“大枣蒸饼”等^⑨。大枣蒸饼应该是高档食品。王安石诗云“广庭觴圣寿,以此参肴藪”,即皇帝生日大宴上有枣。如宋徽宗生日时,宰执亲王家宗室百官入内上寿,赐宴中有“油饼、枣塔为看盘”^⑩,南宋杭州在集英殿宴请金国使者,有“枣餠子”为看食之首^⑪。起着赏心悦目的食物景观作用。宋孝宗请夜间值班的周必大小酌,下酒的只有“玉小碟贮枣”^⑫。煮枣还用来给婴儿做辅食:“炊菰觞父老,煮枣哺雏婴。”^⑬苏轼上书中提到:“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穀,岂不难哉。”^⑭看到河北、河东到处都是枣、栗,就想废除五谷庄稼,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想法。但是这并不影响大枣作为重要食品的事实。

我国古来多酸性调味品,而以枣为醋,始见于北宋寇宗奭的《本草衍义》,“有米醋、麦醋、枣醋”^⑮。属于对枣的深加工,使之发挥更多的饮食功能。

(二)果品

无论鲜枣还是干枣,在很多地方都是口粮果品。鲜枣最直接。欧阳修诗云:“秋来红枣压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盘。”^⑯就是从树上打枣直接装盘食用。正如前引王安石诗云“在实为美果……余甘入邻家,尚得馋妇逐。况余秋盘中,快噉取饜足”。尤以京东御枣为代表,“甘美轻脆,后众枣熟,以其甘,故多生虫。今人所谓扑落酥者是。又有牙枣,先众枣熟,亦甘美,但微酸,尖长。此二等止堪啖,不堪收曝。”^⑰此类鲜枣以甘美酥脆为特色,生吃最佳,但不宜作干枣。连江东路徽州,也有“枣或脆而多津”^⑱。陈鉴之

① 叶梦得:《石林奏议》卷六《奏缴王才已受招安状》,清光绪景宋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第1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十一月戊子,第159页。

③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第4256页。

④ 陈元靓撰,许逸民点校:《岁时广记》卷二一《为枣糕》,中华书局,2021年,第420页。

⑤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七《清明节》,中华书局,2007年,第626页。

⑥ 金盈之撰,周晓薇校点:《新编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二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⑦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七《清明节》,第626页。

⑧ 王洋:《东牟集》卷二《腊八日书斋早起南邻方智善送粥方雪寒欣然尽之因成小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2册,第322页。

⑨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二一,第2123页。

⑩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九《宰执亲王家宗室百官入内上寿》,第831页。

⑪ 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一,中华书局,第3页。

⑫ 叶绍翁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四朝闻见录》乙集《孝宗召周益公》,中华书局,1989年,第57页。

⑬ 陆游著,钱仲联、陈桂生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六二《残年》,第6册,第466页。

⑭ 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733页。

⑮ 寇宗奭:《本草衍义》卷二〇《醋》,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237页。

⑯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一四《寄枣人行书赠子履学士》,第240页。

⑰ 寇宗奭:《本草衍义》卷一八《大枣》,第202页。

⑱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二《木果》,罗愿著,肖建新、杨国宜校著:《(新安志)整理与研究》,第54页。

所作诗“甘旨娱母颜，雍雍春满室。咿哑索梨枣，诸儿事绕膝。”^①也是老人、儿童都喜爱的鲜枣。

枣的产量高，鲜枣一时吃不完，不便保存和长途贩运，便使用三大形式加工。常见的是蒸熟食用。前言淮南人“入秋剥枣则蒸以置诸门，任南人食之”即是。高档者如清河郡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果品中，就有大蒸枣^②。甚至长途邮寄，如黄庭坚与人写信透露：“寄大蒸枣，乃所乏也。”^③更多的是晒成干枣长期存放，可以全年食用。曾在太原做官的倪彦及云：“太原人喜食枣，无贵贱老少，常置枣于怀袖间，等闲探取食之。则人之齿皆黄，缘食枣故。”^④属于日常生活中最普及的零食或必需品，如同两广地区人嗜食槟榔一样，足以说明枣的产量很大。史料中诸多长途贩运的大枣，基本都是干枣。其三是深加工的高档枣脯，如北宋寇宗奭云：“青州人，以枣去皮、核，焙干为枣脯，以为奇果。”^⑤附加值大增，价格比较贵，一般人吃不起，正如苏轼对驸马都尉王诜所言：“屈居华屋啖枣脯，十年俯仰龙旂前。”^⑥身居华屋的贵族才得以享用。另有蜜枣、胶枣等。

（三）商品与礼品

上述情况表明，枣无疑是宋代重要的商品。大枣成熟季节，累累满树的果实成为商品，装箱销售。金代河北内丘的场景，最具代表性，也可反映宋代的情况：“梨枣从来数内丘，大宁河畔果园稠。荆箱扰扰拦街卖，红皱黄团满店头（北人谓道上聚落为店头）。”^⑦季节性的大规模枣梨市场，证明枣是当地主要的生产形式和农副产品之一，应当是以批发外销为主。因为凡是枣梨主产地，居民家家户户都有种植，零星的购买根本不能撑起零售市场，大批的流通方向一是城市，二是南方。即便是耐存放的干枣也是如此。作为大众喜爱的果品，大枣行销全国。

最大的零售市场，无疑是人口、资金最多的都城。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诏令云：“如非提举汴河堤岸司船棧，辄载西河盐、枣、谷、陶器、皂荚过西京及入汴者，虽经场务出引投税，许人告捕，罪赏依私载法。”^⑧反映出大批陕西枣通过漕运进京。孟元老记载，中秋八月，“瓜果梨枣方盛，京师枣有数品：灵枣、牙枣、青州枣、亳州枣。”^⑨市场上至少有四个品种，大多来自外地。相传宋徽宗曾治游李师师家，吃到“鲜枣大如卵，皆大宫所未供者”^⑩，如此大枣，连皇帝都是初次品尝，可见珍贵。市场上也有蒸枣。开封士人张拱曾遇见一道士，便施舍给他一钱，后表示想追求不食而饱，“俄有鬻蒸枣者来，道士乃以先所掷一钱买之，得枣七枚。”^⑪零售价一文铜钱可以买到七颗蒸枣。商品中另有枣脯：“青州枣去皮、核，焙干为枣圈，达都下，为奇果。”^⑫加工的枣肉变成东京的高档果品。还有枣饅、胶枣、枣圈、牙枣、蒸梨枣^⑬等多种果品，十分丰富。南宋杭州虽在南方，市场上并不乏枣。张俊在家中接待宋高宗时，果品中即有大蒸枣^⑭。

① 陈起撰，张新朋点校：《芸居乙稿》附录：《古诗四首奉寄陈宗之兼简敖臞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6页。

② 周密撰，范荧整理：《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全宋笔记》，第97册，第120页。

③ 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别集》卷一八《与嗣深节推十九弟书》，中华书局，2021年，第1718页。

④ 彭口辑撰，孔凡礼点校：《墨客挥犀》卷二《齿黄》，《全宋笔记》，第25册，第191页。

⑤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九《枣》引，岳麓书社，2002年，第458页。

⑥ 苏轼撰，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〇《王晋卿作烟江迭嶂图》，中华书局，1982年，第1610页。

⑦ 范成大著，辛更儒点校：《范成大集》卷一二《大宁河（在内丘北河之东，皆梨枣园，二果正熟）》，中华书局，2020年，第199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七，元丰七年七月庚戌，第8326页。

⑨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八《立秋》，第805页。

⑩ 无名氏：《李师师外传》，储菊人校订《宋人创作小说选》，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第34页。

⑪ 李廌：《济南集》卷六《张拱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5册，第800页。

⑫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本草》卷二三《大枣》，第1283页。

⑬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东角楼街巷》，第144页；《饮食果子》，第189页；卷三《诸色杂卖》，第373-374页。

⑭ 周密撰，范荧整理：《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第120页。

西湖老人列举市场上的果品,包括“御枣圈”“南京枣”“蜜枣儿”“酥枣儿”“盐官枣”^①。所言御枣圈,估计就是上前述北宋时供应东京的青州奇果。刘辰翁词中言:“空回首,御街人卖南京枣。”^②有从已经属于金国的宋南京应天府长途贩运来的名枣。至于南宋其他地区,大枣供应就有限了,身在越州的陆游就抱怨道:“北商久不通,梨枣罕登盘。”^③本地枣的数量和质量显然有限。

不少商人经营贩卖大枣。如京东单州砀山县染户朱从,兼营贩枣,曾“因贩枣往南京界刘婆家,得一小儿曰遇僧,以枣博归养之。”^④南京出产、批发优质大枣。杭州商人乔俊兼营贩枣,他有“三五万贯资本,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往东京卖了,贩枣子、胡桃、杂货回家来卖……明道二年春间,乔俊在东京卖丝已了,买了胡桃、枣子等货,船到南京上新河泊”,在此看中一女子想买为妾,托梢工前往表示:“邻船上有一贩枣子客人,要娶一个二娘子”^⑤。虽然他倒腾多种各地特产,但名分上还是枣贩。

枣作是常见的礼品。开封习俗秋社时妇女回娘家,晚上返回前,“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儿、枣儿为遗,俗云‘宜良外甥’”^⑥。另如长途寄送馈赠。梅尧臣在开封做官时,淮南亳州长官寄来一小箱大枣:“沛谿有巨枣,味甘蜜相差。其赤如君心,其大如王瓜。尝贡趋国门,岂及贫儒家。今见待士意,下异卢仝茶。食之无厌饫,咏德曾未涯。”^⑦枣又大又甜,令梅尧臣食不停齿,赞不绝口。苏轼在地方做官时,给朋友写信道:“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⑧干枣是他的口腹之欲。黄庭坚也写信感谢友人馈寄大蒸枣:“得书,知同新妇诸姪安胜为慰。寄大蒸枣,乃所乏也。”^⑨这三位文学大家都喜欢食枣。

四、宋代的枣医药

大枣最突出的特点是维生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富含氨基酸、糖类、矿物质、有机酸等营养物质,有补气养血、健脾益胃、养肝补脑、美容养颜、改善睡眠、增强体力等诸多功效与作用。故而被誉“天然维生素丸”,历来是养生的重要食物和常用药材,具有生物医学价值。

道家养生,常以枣为唯一食物,有“大枣久服长生,不饥”的理念^⑩。苏辙言刘凝之“始得道士法,却五穀,煮枣以为食,气清而色和。”^⑪辟谷只吃煮枣,足以保持健康。对于老年人而言,枣是很好的补品,所谓“果蔬枣酒,皆为养老之具。”^⑫越州的陆游喜爱吃枣,自言:“丰汝梨与枣,养汝汞与铅,防疾如待敌,爱气如守关。”^⑬他追求长生,常服丹药以及枣梨。

在中医药中,枣是常用药材。宋人认为:“百益一损者枣,一益百损者梨。医氏目枣为‘百益红’,梨

① 西湖老人撰,黄纯艳整理:《繁胜录》,《全宋笔记》,第83册第111、112、117页。

② 刘辰翁著,刘宗彬等笺注:《须溪词·和尚学林寿筵即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③ 陆游著,钱仲联、陈桂生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八〇《示福孙并示喜曾》,第8册,第118页。

④ 赵甦之撰,许起山辑校:《中兴遗史辑校》绍兴十年二月,中华书局,2018年,第196页。

⑤ 冯梦龙编著:《警世通言》卷三三《乔彦杰一妾破家》,岳麓书社,2019年,第342页。

⑥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八《秋社》,第807页。

⑦ 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七《亳州李密学寄御枣一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⑧ 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二《与王定国四十一首》,第1531页。

⑨ 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别集》卷一八《与嗣深节推十九弟书》,第1718页。

⑩ 周守忠编:《养生类纂》卷一九《枣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年,第162页。

⑪ 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卷一八《刘凝之屯田哀辞并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6页。

⑫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经说》卷三《七月》,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5页。

⑬ 陆游著,钱仲联、陈桂生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七五《修居室赋诗自警》,第7册,第443页。

为‘百损黄。’”^①枣对人有种种益处,一损不过是久食引起齿黄以及“生枣食多令人腹胀”^②,其实任何物品多食都有害,不独大枣。宋初安州医生宋氏,乃至以枣为两大治疗药物之一:“视疾不问贫贱,仍载粟枣,乏者遗之。”^③因此,枣也是最佳药引子之一,“和百药毒”即中和百药,适用于多种药方:“道家方药以枣为佳饵。其皮利,肉补虚,所以合汤皆擘之也。”^④许多老年病适合食疗,如“食治老人上气急,喘息不得,坐卧不安,猪胰酒方。猪胰(三具,细切),青州枣(三十枚)。上以酒三升浸之,若秋冬三五日,春夏一二日,密封头。以布绞去滓,空心,温,任性渐服之,极验”;又如食治老人气急、胸胁逆满、食饮不下的枣煎方:“青州枣三十枚(大者,去核),土酥(三两),饴(二合)。上相和,微火温令消,即下枣搅之相和,以微火煎,令苏饴泣尽即止,每食上即噉一二枚,渐渐咽汁为佳。”^⑤即有良好的疗效。

枣树其他部位也可用作药材。如枣根具有祛风止痛、补脾止泻、调经止血等功效。宋代有以枣根为主的枣根汤,“枣根四两,丹参三两,菊花一两半”^⑥。主治小儿丹毒色变无常者。枣树根含有大量的芦丁成分,则是治疗头发秃落的一种药材^⑦。枣叶具有清热解毒功效,尤适宜小儿发热、疮疖、热痢、烂脚、烫火伤。如治体热痈疮的滑石散方:“滑石末(三两),白矾灰(一两),枣叶(四两)。”^⑧以枣叶煮水的枣叶饮,“治小儿时气五日以后热气不歇”,“枣叶(一握,切),麻黄(一两,去根节),葱白(一握,切),香豉(一分)”^⑨。枣膏既是药材,也是合药物品,起黏合剂作用。如治诸风缓纵不随的牛黄清心圆,包括“大枣一百枚,蒸熟,去皮、核,研成膏”,诸药“为细末,入余药和匀,用炼蜜与枣膏为圆”^⑩。所谓蜜圆,有枣膏的贡献。枣树为宋人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五、宋代的枣木材

枣木是多年生木本植物,生长期长,质地坚硬密实,木纹细密美观,耐腐蚀,又耐虫蛀。古代枣树有“嘉树”之誉^⑪,并作为优质木材广泛使用,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宋神宗时,朝廷杂买务每年收买河北、京东两路枣木二万四千八百五斤^⑫。在宋代,有两大用途十分突出。

(一)印刷雕版

坚实的枣木虫不易蛀,自唐代雕版印刷兴起以来,刻书多用枣木为版,遂使“刻枣”成为书籍出版的雅称。宋代是雕版印刷蓬勃发展时期,书籍数量猛增。杨万里有诗赞道:“《东坡文集》依亦有,未及终篇已停手。印墨模糊纸不佳,亦非鱼网非科斗。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疎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⑬福建麻沙是宋代最大的商业书籍出版基地,印书最多,新雕刻的枣木板苏轼文集字画

① 郑村声、俞钢整理:《清异录》卷二《百益红》,《全宋笔记》,第2册,第63页。

② 周守忠编:《养生类纂》卷一八《枣子》,第162页。

③ 王得臣撰,黄纯艳整理:《麈史》卷下,《全宋笔记》,第14册,第253页。

④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三《大枣》,第1281页。

⑤ 陈直著,邹铨增补,叶子、张志斌、张心悦校点:《寿亲养老新书》卷一《食治喘嗽诸方》,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⑥ 刘昉撰,本书点校组点校:《幼幼新书》卷三五《五色丹第五》,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第1408页。

⑦ 唐慎微等撰,陆拯、郑苏、傅睿等校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发秃落》,第122页。

⑧ 王怀隐等编,田文敬、孙现鹏等校注:《太平圣惠方校注》卷九一,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0册,第35页。

⑨ 王怀隐等编,田文敬、孙现鹏等校注:《太平圣惠方校注》卷八四,第9册,第128页。

⑩ 宋太医局编,陈承、裴宗元、陈师文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一《牛黄清心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0年,第7页。

⑪ 史尧弼:《莲峰集》卷二《枣》:“后皇有嘉树,荆棘森自防。安得上摘实,贡之白玉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5册,第675页。

⑫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九,第6752页。

⑬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一六《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第800页。

严谨美观。两宋之际江西官员王庭珪去世后,其后学“詮次先生之诗文凡若干卷,将刻枣以传。”^①湖南士人刘子驹身后留有文集二十卷,“湘中学者,欲属士人刘光祖刻枣以传矣”^②。所言的刻枣都是指出版。

摹刻法书出版,需要更高的雕版技术和更好的板材,枣木仍是最佳材料。淳化年间,酷爱古人法帖的宋太宗,“搜访古人墨迹,令王著铨次,用枣木板摹刻十卷于秘阁。……乃亲王、宰执、使相除拜,赐一本,人间罕得。当时,每本价已八贯文。”^③这就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化阁帖》,收入一百零三位名家的法书共四百二十帖,从而主宰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掀起了官私刻帖之风。宋代文化繁荣,枣木起到了传承文字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二)造船

古代都是木船,材料一般选用优良的硬木,北方地区造船通常使用枣木。南宋官员戴埴指出:“予尝询之并海篙工,谓北舟皆枣诸杂木,遇咸水多湿且重滞。”^④所言北方指金国,但沿袭的无疑是历来的传统。史载:“晨舩,即青桐大舩名,诸葛恪所造鸭头舩也,预章枕(音铤,枣木)诸木,皆以多曲理,盘节为坚劲也。”^⑤三国时期孙吴大臣诸葛恪,即用豫章枣木制作青桐大舩,则古代南方也用枣木造船。枣木有时用于辅材,当代天津静海区发掘的一艘宋代木船,承担着支撑船体结构、分担船舶荷载、增强船体强度和刚度等重要功能的船肋,即多用枣木和檀木^⑥。

(三)其他工具和用途

枣木适用性强,可制作多种器具。比如宋代新农具秧马,就使用了枣木。苏轼记载:“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⑦秧马就是插秧时使用的工具,可以坐而不用弯腰,可以载少量的秧苗而不用频繁运送。其最关键的部位是陷入泥水中的腹部,需要光滑不渗水,枣木是两种木材之一。

制作琴具常用枣木。如琴足:“宜用枣心、黄杨或乌木,盖取其坚实。”再如琴案:“宜石面为第一。次用坚木厚为面……若用木面,须二寸以上,若得大栢、大枣木,不用胶合,而以漆合之,尤妙。”^⑧名琴能够流传千古,与其用料不无关系。

更稀奇的是,枣木还可以当染料。南宋赵彦卫言:“而今之茜,又谓之乌红,系用苏方木、枣木染成,则非古之茜矣。”^⑨历史上长期用茜草染红,到宋代茜染的风头逐渐减弱,代之以红花、苏木,偶尔也有枣木染。宋代收字最多的权威音韵著作《集韵》记载,“赤:棠枣木汁,可以染。”^⑩棠枣是枣树一种,红色的木汁可以染色。

六、宋代的枣文化

美好的东西不仅有物质实用还有精神作用。枣在历史中有着重要文化意义,给人以精神上的享

①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八〇《卢溪先生文集序》,第3242页。

②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八一《顺宁文集序》,第3287页。

③ 赵希鹄撰,鍾翀整理:《洞天清录·淳化阁本》,《全宋笔记》,第81册,第245页。

④ 戴埴撰,储玲玲整理:《鼠璞》卷上《防海》,《全宋笔记》,第87册,第244页。

⑤ 李昉辑:《太平御览》卷七七〇《舟部三舟下》,《四部丛刊》三编,第1页。

⑥ 天津文物管理处:《天津静海元蒙口宋船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7期。

⑦ 苏轼撰,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八《秧马歌(并引)》,第2051页。

⑧ 赵希鹄撰,鍾翀整理:《洞天清录·古琴辨》,《全宋笔记》,第81册,第221、222页。

⑨ 赵彦卫撰,朱旭强整理:《云麓漫钞》卷七,《全宋笔记》,第60册,第106页。

⑩ 丁度等纂:《集韵》卷二《平声二》,清乾隆四十五年曹寅扬州使院刻递修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第49页。

受和慰藉。

(一)祭品与合香

大枣历史上有“美枣”之称,仿佛百果之王,故而常被当做敬神祭祀的供品,以及合香的香料。宋仁宗时礼官、宗正规定:太庙四季荐新,“逐室时荐,以京都新物,略依时训,协用典章。”其中“秋孟月尝栗尝稌,配以鸡,果以枣以梨”^①。朝享太庙时,各种礼器供品排列有序,其中第三行“乾枣在前,湿枣、栗、湿桃、干桃、湿梅、干藕、榛实又次之”^②。既有鲜枣也有干枣。最隆重的南郊祭天奉祀中,枣是不可缺少的供品,“设枣栗笾于敦南,枣在西”,“尚枣,枣美……稷簋之南枣,枣南湿枣,湿枣之东栗”^③。南宋祭祀武成王庙,一度“废牲牢,且用枣脯二笾而无配享”^④,枣脯为唯一祭品。其他祭祀同样大多有枣,突出枣是因为枣内外都美。在此,枣成为人对神的美好贡献,具有神圣性。

枣作为美味,不仅体现在味觉,还体现在嗅觉。古代盛行焚香,宋代制香、焚香达到一个高峰,红枣起到一定作用。如《汝檀印香》主料包括半斤枣:“黄熟香六斤、香附子五两、丁香皮五两、藿香四两、零陵香四两、檀香四两、白芷四两,枣半斤,焙。”《汉建宁宫中香》也包括半斤枣:“黄熟香四斤、白附子二斤、丁香皮五两、藿香叶四两、零陵香四两、白芷四两、茅香二斤、茴香二斤、甘松半斤、乳香一两(别器研)、生结香四两、枣半斤(焙干)。”原料以外,还常常用作调和剂。如《清心降真香》明确要求其中的“白茅香三十两(细剉,以青州枣三十个,新水三升同煮过,复炒令色变,去枣及黑者,止用十五两。)”又《宣和内府降真香》:“更以好酒半碗、蜜四两、青州枣五十个于瓷器内,与香同煮至干为度。”或者充当黏合剂,如《汴梁太乙宫清远香》:“为细末,以肥枣半斤蒸熟,研细如泥,拌和令匀,如黄豆大,熬之。或炼蜜和剂亦可。”^⑤所用蒸熟的枣泥,也可以用蜜代替。如此炮制出的合香,增添了别致迷人的甜味和焦糖的香气。

(二)象征与隐喻

成熟的枣通常都呈红色,干枣更是有红枣之称,历来“有赤心之名”^⑥。赤心指专一的心志、忠心、诚心,君臣之间都可用于赞美。前文言梅尧臣答谢亳州长官寄枣所言“其赤如君心”即是。古代制琴,所用材质非常讲究:“圣人之制器也,必有象。观其象,则意存乎中矣。……其所饰之材,以枣,以黄杨,以玉,以金,或以竹。枣赤心,黄杨正色,玉温金坚,竹寒而青,皆君子所以比德者也。”^⑦枣喻赤心,是君子之德所必备。岳珂《食枣有感》诗云:“柔柯低带随风绿,纂实骈随映日红”,“只合赤心思待敌,岂容白手覬延年。”^⑧在此,枣之赤心就是爱国主义的象征了,美学意义延伸到政治意义。

古典文化讲究谐音寓意的修辞格,枣通早,礼俗多用之。宋代婚俗中,新妇拜见公婆沿袭古代礼仪,“执筭枣栗,自门入。升自西阶,进拜,奠于席,舅坐抚之。妇降阶,受筭暇脩,升拜,奠于席,姑坐,举以授人。”宋人解释道:“盖枣取其赤心,榛栗坚实,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礼,不言棋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枣栗而已。”^⑨枣是象征性的道具,仍是赤心的意思。这一习俗还运用到公主下降中的见姑舅即公婆礼,“女相者引帝姬升自西阶,诣舅位前再拜,赞者以枣栗授帝姬奉置舅位前,舅即坐,赞者进彻以东,

① 《宋史》卷一〇八《礼志一一》,第2602页。

②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一七之三,第885页。

③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九至一〇,第821页。

④ 周必大撰,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六八《左中奉大夫敷文阁待制赠特进林公保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004页。

⑤ 陈敬撰,赵树鹏点校:《陈氏香谱》卷二《汝檀印香》《汉建宁宫中香》《清心降真香》《宣和内府降真香》《汴梁太乙宫清远香》,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10、114、142、129页。

⑥ 陈景沂编辑,祝穆订正:《全芳备祖》卷七《后集·枣》,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0页。

⑦ 朱长文:《琴史》卷六《拟象》,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31页。

⑧ 岳珂:《玉楮集》卷一《食枣有感二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446页。

⑨ 陈祥道:《礼书》卷六一《妇人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册,第384页。

帝姬退,复位,又再拜”^①。以枣栗为象征,新妇敬献给夫家父亲,其谐音意义,表示“栗有战栗之义,枣有早作之义”^②,意思是尽管贵为公主,也要像民间新妇一样,战战兢兢、辛勤劳作,虔诚地孝敬公婆。太师蔡京认为如此降低了公主高贵的身份,建议取消:“帝姬下降,依《新仪》,见舅姑行盥馈之礼。乞赐寝罢。”宋徽宗不赞同,诏答云,“朕以礼貌师臣,眷遇元老,特遣稚女,使联姻娅。而枣栗之体,苹蘩之奉,盖治平、熙宁已行之旧,是遵祖考彝宪,及有诸姬近例。乃亦报施,尚齿贵老,盛事可嘉,卿何辞焉”^③,表明皇家要放低姿态,与士大夫更加密切。

红枣在节庆活动中常用来寓意吉祥喜庆、美好事物早日到来,无疑是吉祥物。开封习俗小儿满月的洗儿会上,“煎香汤于盆中”,“盆中枣子直立者,妇人争取食之,以为生男之征。”^④连做梦梦见枣也是喜事连连的预兆:“枣应心而色多变,乃变化之象。而枣早同音,兆之者,名成于早,利得于早,婚姻早谐,子嗣早招,喜至必重重也。”^⑤可很快得到名利、婚姻、生子之喜。

直接以枣为早的史实,有见于祭祀者。如“太学除夜,各斋祀神。用枣子、荔枝、蓼花三果,盖取早离了之讖。”^⑥祈祷早日离开此地去做官。最诡异的是,枣还成为两国离间计的道具,乃至促成了和约。西夏李元昊有两个能干的大臣,“其贵人野利刚浪陵、遇乞兄弟有材谋,皆号大王。亲信用事,边臣欲以谋间之”。庆历二年(1042),鄜延经略使庞籍等派人联络这两位大王,而野利刚浪陵正好也指使浪埋等三人投降青涧城足智多谋的大将种世衡。识破诈降的种世衡将计就计,委任他们管理商税,给予高规格的礼遇。然后制作写给野利刚浪陵的蜡书,内容是“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奉钱月万缗,旌节已至,趣其归附,以枣缀画龟,喻其早归之意。”刚浪陵得到蜡书十分惊恐,亲自将信使捕送元昊,以示清白。然多疑的李元昊已不相信刚浪陵,将其软禁,又以刚浪陵的口气给种世衡回信,表示不明白来信的意思,如果答应通和希望明确告知。当时朝廷正想招附元昊,遂以此为契机达成和平协议,称帝的元昊继续称臣^⑦。枣的出现歪打正着,从最初的暗示大臣叛归宋朝却导致西夏重新向宋朝称臣,促成了更大意义的“早归”,进入历史。

结 语

在宋代社会中,官方把枣当作可以与粮食、桑蚕并列的重要物资。宋政府的努力和枣树的经济效益,促使枣产业获得新发展。民间积极响应,大力种植,广泛流通,精细加工,将枣的用途发挥到极致,使枣树全身都成为宝,是价值最高、应用最广泛的经济林木。枣林中的宋代,“万树荫平陆”,弥漫着枣香,闪烁着枣红,是一道美妙的风景线,既是生态的,更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枣及枣树在宋代满足着口腹,治疗着身心,滋养着社会经济文化,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吸足了日月精华的红枣,外有形象美,内有口腹美,延伸的有医疗美和寓意美、器物美,从而使生活更美好。分享宋代的大枣,窥测宋代的一斑,自有独特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其经济、医疗、文化等宝贵价值,值得我们像宋人一样重视。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宋史》卷一一五《礼一八》,第2734页。

②罗愿撰,石云孙点校:《尔雅翼》卷九《榛》,第113页。

③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四〇,第198-199页。

④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五《育子》,第503-504页。

⑤邵雍纂辑,〔明〕陈士元增删,〔明〕何栋如重辑:《梦林玄解》卷一八《枣吉》,《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64册,第124页。

⑥周密撰,范癸整理:《癸辛杂识·后集·祠神》,《全宋笔记》,第97册,第209页。

⑦《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第10743页。